

香榭丽舍大街旁边的路很安静,因为那儿没有商店,没有LV。

我从新凯旋门方向去老凯旋门,喜欢走旁边的路。但是我不知道往哪儿看了,一直没有看见这儿的路上有一座重要的文学雕像,或者也看见过,但没有端详,所以飘忽地没看清是谁。而这时我偏偏坐在它的底座旁,底座四周干干净净,没有纸,没有瓶罐,更没有狗屎。

坐在干干净净的人,就会有一点神圣的感觉。一条横的小路正好对着雕像,横路那一头就是香榭丽舍,那儿不安静,是个熙熙攘攘、成群结队、拎着LV、恨不得再挑上一箩筐LV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时或有一阵熟悉的叽叽喳喳、哇啦哇啦,那是我很熟悉的声音,是我同胞的,所以很难为情,但是我只能难为情,谁也没有能力去规劝那些哇啦哇啦,我能做的就是在这儿安静地走走,安静地坐下,遵守一点人家国家的气息和诗意,别让人家讨厌我,别让人家的香榭丽舍变得不讨人喜欢,那儿是人家的象征,象征也是雕像。

我站起来准备离开,抬头看看很高的雕像,再看看说明上的名字,原来是巴尔扎克!我是坐在巴尔扎克的身前。我在拉雪兹公墓看见过他,没想到他也在这儿,高高地坐在上面,看着香榭丽舍,看着象征,看着这个世界的新喜剧、新悲剧,心里是不是想:“我还没有背过LV呢,借点钱买一个走进人类后现代吧!”

于是,我又重新坐下。能在巴尔扎克身前坐

着很难得。结果我就想到了我那个上海的普希金铜像。

上海没有几座耸立的像,但是我没有想到鲁迅的那座,因为鲁迅的那座一直干干净净,很有尊严。可是普希金的不是。他不是中国人,但是他却属于上海,也属于中国,可见上海这个地方很世界。就不说它曾经被毁吧,那是非常岁月的事,我想到的是现在的它,真是过得很不安宁,很不整洁,看看它的边上停了多少车,看看地上的纸、瓶罐,它的边上有个医院,全中国眼睛不好、耳朵难受的人都来医治,熙熙攘攘一直蔓延到它的面前,坐在它边上抽烟的,吃盒饭,吃完盒饭不知把空盒子往哪儿扔,伟大的诗人坐在上面,闻着各种味道,他是不是很想写一首叫《味道》的新诗,但是想来想去不知道第一句该怎么开始,他不想得罪爱他的中国人,可是又实在不喜欢这味道里的坏情景,我远远地看着他,和他说话:“诗人,你说怎么办呢?”他说:“我不知道啊!”他身后的绿荫里有一排房子,其中的一个窗口曾经是我一个学生的爷爷家。他是中国最杰出的俄罗斯文学教授,多少年的生活都是在普希金的诗里,还有天才的《当代英雄》莱蒙托夫,1966年“革命”开始的时候,他站在窗口看着红小鬼们毁坏窗外的神圣,让他从高处坠落,那时候,他眼睛好、耳朵好、嗓子也没有坏,不需要进旁边的医院去治疗,但是他却喊不出

声音!他现在早就不在窗口了,如果他现在还站在那儿,那么他会怎么喊呢? “不要停那么多车吧,不要在诗歌的旁边排放!” “这儿不是吃盒饭的地方!” “请你们好好去治病,不要在这儿哇啦哇啦!” 你以为会有人听他吗?那些哇啦哇啦的声音也许会问:“你老头是谁啊?这高高坐在上面的人又是谁?”我只能对他说:“杰出的老爷爷,你还是休息吧,有些规劝是无用的,可是无用还是要说话,那就让我们这些还在呼吸的人来说,因为我和你一样爱普希金,爱诗,爱上上海,也爱这条岳阳路!”我想起我喜欢的那个美国童话了。那只叫柴斯特的小蟋蟀,在康州家乡的田野里跳进一个野餐食品篮,被拎到纽约时报广场地铁,误入都市生活,而且是第一都市的最当中,被一个小孩、一只小

于是,几部大型舞剧的质量,不能说尽善尽美,却各有其可圈可点处。我且圈点其:绝不雷同。这一点当前是难得的。其实雷同与否是个浅显的课题,却是近十年来舞评中频繁提及几令舞者眩晕的话语。而上芭的舞作不仅不与他人雷同也不与自己雷同。每部舞作都有其本身的特色。

许多舞评倡导创新以破解雷同,高呼要创新。其实,与创作一个作品得奖不是目标而是结果一样,创新同样不是目标而是结果!

这就又回到一部舞作的运作:若真是尊重创作家主体,让创作者有感而发,创作者欲将自己的感念清晰而确切地向观众倾吐,必定会尽心竭力找到宣泄的方式,宣泄口,那就是形式。已有的、旧有的、别人的形式必难以述说自己的话。找到自己的最恰切的表达,那必然是自己的新的形式,不可能雷同的了。如若不然,那所谓的“新”不外乎从外人从网上录像带上扒来,拾掇拾掇,只欺负观者还未及见过而已。都这样的东施效颦起来,能不雷同?

所以大剧院艺术中心和上芭的智慧之处是给予了编舞家足够的空间,让他们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创作风格。于是,多部舞剧一直可以并列演出至今不衰,也能在观众间有了舞团鲜明的形象。

《简·爱》是如何从小说到芭蕾的?大剧院“制造”请看明日专栏。

前些时,和几个朋友在云南游玩,其间最有趣的事,是在普洱茶厂亲手压制茶饼。

制茶的过程是无法细述的热闹,待我手忙脚乱地将整个儿程序进行完之后,就开始忙着拍照,拍别人,也让别人拍自己:拿着茶饼作态要吃,把茶饼放在脸边和自己的脸比圆装可爱,又拍朋友们脸红脖子粗地包装茶饼的丑态,嘲笑他们居然妄想也包出样板饼那样十六个优美匀称的褶子……

热闹了好大一会儿,我才逐渐安静下来。安静是因为茶。这茶厂,是茶的聚集地,茶的城市。茶们汇合在这里,却不会堵车。她们是沉默的,无语的,她们只用沉默的无声的芬芳来说话。如在茶厂工作的那些人一样,只用他们沉默的劳动来说话。而我作为一个游客,最合适的方式,也许只有沉默。用沉默致敬,用沉默尊重。哪怕在对自己略有所

老鼠和猫听见,听见了什么?听见了纽约没有的悦耳和新鲜,听见了天籁的歌,于是田野的夏天便在这水泥的城里呼吸了,老鼠和猫在男孩的报亭里为这声音举办音乐会,成为相依的朋友,诞生了一个城市地铁里的桂冠外乡人,一个纽约音乐家。如果它不是一只天籁蟋蟀,而是黄鼠狼,偷鸡摸狗,纽约人也喜欢它吗,还送给它一个舞台?

无论去别人的国家,去另一个城市和乡下,都不要去当“黄鼠狼”,不要哇啦哇啦,随地吐痰,偷鸡摸狗,不要盖着被子躺在马路上装死要钱,没人喜欢!别人都只喜文雅、干净、真实、诗意,哪个愿意把野蛮、肮脏、欺骗、下流抱在怀里?无论城市怀抱、乡村怀抱都不愿意!

我们都不过是一只小“蟋蟀”,生命短得有限,没有多少春夏秋冬,等最后一片黄叶飘落,也就成为田野里的宁静。那么我们就在不长久的春夏秋冬里悦耳吟吟,诗情行走,别被世界讨厌,那么这个世界啊,就渐渐地、渐渐地讨厌越来越少,多么好!

我爱读元人散曲,觉得较诗词活泼,也贴近现实,贴近底层人民。诗词中尽管有“四海无闲田,农民犹饿死”、“满身绮罗者,不是养蚕人”,但从来没有出现过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这样深刻、痛切的诗句。这真是震古铄今、足以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千古名言!张养浩为什么能发出这样深刻的感叹?这是现实生活给予的体验。他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“四类十等”社会里,现实让他认识:这世道,这国家,是百姓的吗?正如鲁迅所说,中国只有两个时代: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,所谓“一治一乱”,不过是这两个时代的交替;所谓“太平盛世”,也就是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《坟·灯下漫笔》因此,“兴”也者,不过是“做稳了奴隶”;“亡”也者,是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。结果自然是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张养浩当然并不懂得“国家”的本质,元代的诗人是不可能认识到列宁为“国家”所下的定义的,然而“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”《论国家》,《列宁全集》卷二十九)是客观事实。元代人民所受压迫之深,不仅有阶级压迫,还有民族压迫,这两重压迫,是诗人亲身感受到的,这就使他抑制不住满腔悲愤,喊出了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!”

唐宋的诗人,虽然也为田家哀叹,但只是站在士大夫阶级的立场上对下层的同情,所谓“悯农”而已。张养浩不然,他是看透了这个世界不是百姓的,是统治者的,因此兴也罢、亡也罢,于百姓,只有一个字:“苦!”至于“望西都,意踌躇,伤心秦汉经行处。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”则是“怀古”之词,这“宫阙万间”正是百姓的血汗所成,是“兴”时之所为。而所谓“怀古”者,本是诗词的传统题材,然无一不是为了“抒今”,此曲亦是。

《简·爱》是如何从小说到芭蕾的?大剧院“制造”请看明日专栏。

在普洱茶厂沉默

乔 叶

知的事物时——对普洱,我当然也是略有所知的。但也只能说是有知:她分生普和熟普,生普自然发酵,熟普人工催熟。生普能刮油,熟普能养胃。她是“能喝的古董”,越陈越香,她降脂,降压,防癌,美容,醒酒,利尿……几乎就是一味十全十美的药。

但在这里,在这普洱茶的故乡,面对着这么多普洱茶和普洱人,我不发一言。

我知道自己的浅薄和无知。我知道我只能沉默。我能做的只有倾听,倾听人们如此对普洱解析:“当然,当你遇到陈年普洱茶、上百年的普洱茶,像龙马同庆之类的普



上海的冬天偶尔下雪,下了雪很难积起来。阴湿是上海冬天的特点。我站在145号门口,建于1928年带有大花园的法式花园洋房,这里曾经是宋子文的宅邸,如今成为了上海老干部大学。

岳阳路冬雪

黄 石 文 / 图



车轮将积雪碾压出深深的辙印,路面湿滑,分不清是水还是‘阿姨’带作感的阿姨推着自行车走来……

电子邮件为业务往来、人际沟通提供了快速、便利的手段。但另一方面,使用电子邮件也有相当的危险性。这里,我并不是谈它技术上的问题,比如说缺少保密性,邮件偶而会送错地址等,而是指如果我们在写好邮件后不假思索地点击“发送”键,经常会遇到尴尬的情况。

在办公室里发电子邮件,经常会带有附件,同时,在收件人以外,还会根据业务需要把邮件抄送给相关人员,收件人往往也会在回复邮件时点击“回复所有人”的键,一来一往,可以达到十几次甚至更多,邮件的附件也越附越长。这时会出现一个危险,随着讨论的扩展,有些内容可能已经不适合原先被抄送的人所了解,迫于工作的压力,发件人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重新审视“抄送”的名单,等到你发现问题时为时已晚。

在私人交往中,电子邮件(包括手机短信)很容易成为人们发泄愤怒、指责对方的工具,当你接到邮件,觉得受到了伤害,你会在震怒之余未作充分考虑地作出瞬间反应,发回邮件指责对方,这就对人际关系造成莫大的损害。心理专家认为,在面对面的争吵中,对方的脸部表情、对方的声音会使人觉得这是真的争吵;而电子邮件这种技术手段会使人觉得你指责了对方,但似乎并不需要承担后果,而且有一种轻松的感觉。

发过这类邮件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后悔,但“一言既出,驷马难追”,电子邮件更是这样。于是,你就需要作一些真诚的努力,放下身段向对方道歉。这时,用邮件道歉并不恰当,应当打电话,或者是约对方见个面向他认错。心理学家认为放下身段十分重要,因为你在攻击对方时,往往是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,放下身段是为了示弱,让对方有充分的安全感来原谅你。当然,这种道歉,只有当你是“偶犯”时才能取得效果,如果你是“屡犯”,要想取得别人的谅解就很困难了。

首先要记住,电子邮件这个平台,是不适宜被用来表述复杂想法、释放情绪的;其次,给自己设置一个硬性的规定:当来邮激怒你时,一定要等情绪冷静后才回复,至于多长时间才能冷静则因人而异。

电子邮件的危险性

周炳捺



夜光杯

读《潼关怀古》

——名著浅读

躲 斋

这世道,这国家,是百姓的吗?正如鲁迅所说,中国只有两个时代: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,所谓“一治一乱”,不过是这两个时代的交替;所谓“太平盛世”,也就是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。《坟·灯下漫笔》因此,“兴”也者,不过是“做稳了奴隶”;“亡”也者,是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。结果自然是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。”张养浩当然并不懂得“国家”的本质,元代的诗人是不可能认识到列宁为“国家”所下的定义的,然而“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”《论国家》,《列宁全集》卷二十九)是客观事实。元代人民所受压迫之深,不仅有阶级压迫,还有民族压迫,这两重压迫,是诗人亲身感受到的,这就使他抑制不住满腔悲愤,喊出了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!”

唐宋的诗人,虽然也为田家哀叹,但只是站在士大夫阶级的立场上对下层的同情,所谓“悯农”而已。张养浩不然,他是看透了这个世界不是百姓的,是统治者的,因此兴也罢、亡也罢,于百姓,只有一个字:“苦!”至于“望西都,意踌躇,伤心秦汉经行处。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”则是“怀古”之词,这“宫阙万间”正是百姓的血汗所成,是“兴”时之所为。而所谓“怀古”者,本是诗词的传统题材,然无一不是为了“抒今”,此曲亦是。

